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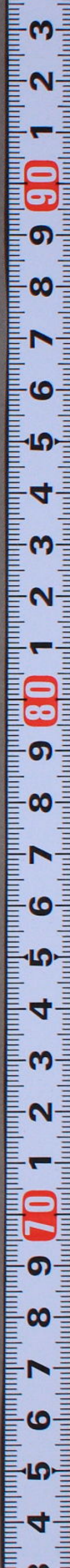


春秋恆解

共八册
卷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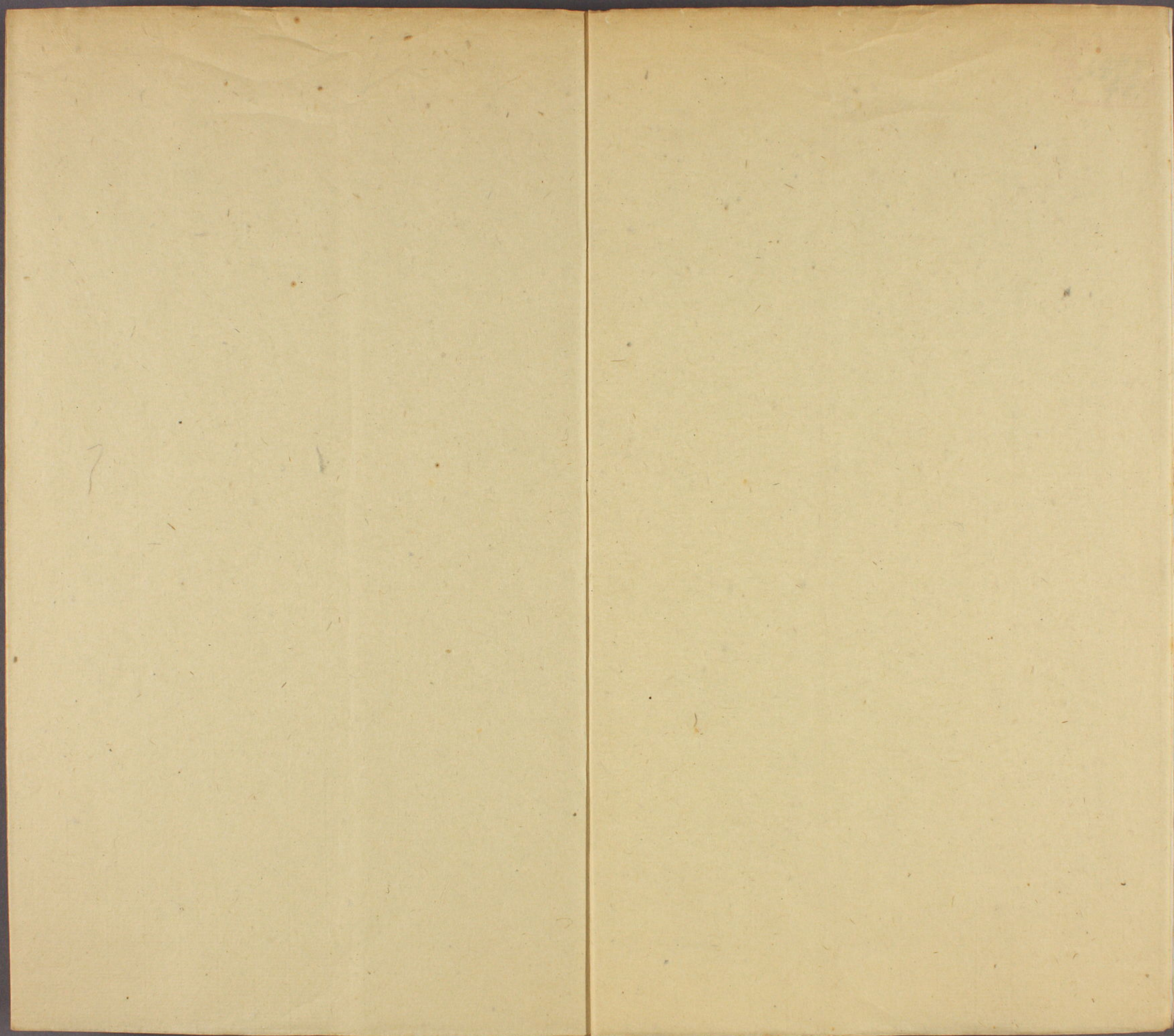
春秋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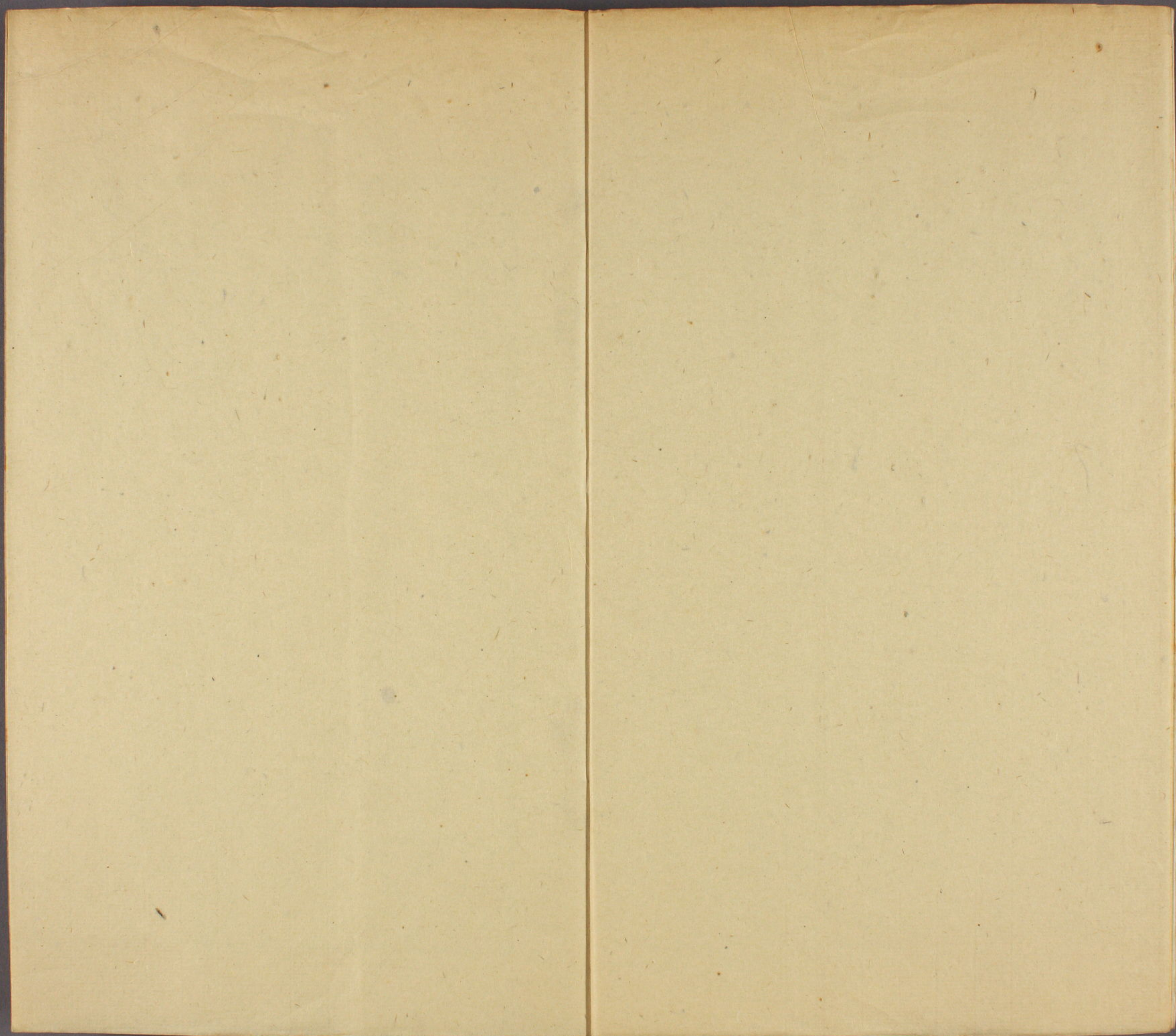
0712
1478
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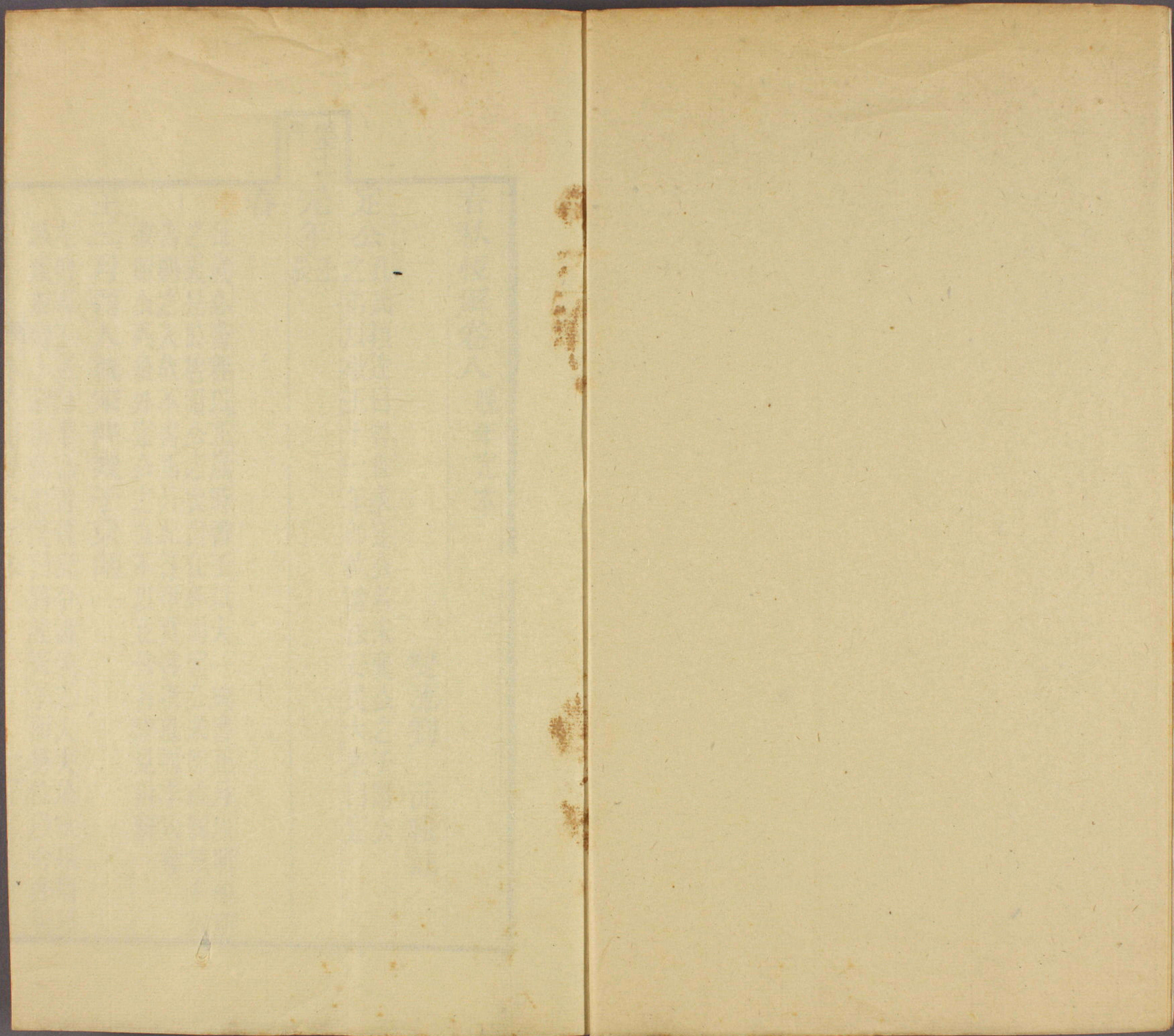


門口七12
番 1.478
卷 82

春
海
補
...









春秋恆解卷八

晚年定本

雙流劉 沅輯註

定公

孔氏穎達曰魯世家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以敬王十一年即位諡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

壬辰

春

每歲必書春以正歲時書王以大一統書正月以明頒朔之義是時魯昭公之喪尙在外而定公未即位國無主政告朔之人故不書正月此據事實書者也而季氏攝政昭公死於外定公之立不以正皆著詳見附解

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左傳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將以城成周魏子蒞政衛彪偯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

敬王十一年

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裁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郟吾役也謂三國向為宋役今既在會受役則已可免役薛宰士彌牟爭之仲幾不從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案諸侯會城成周而宋仲幾以歸既而始歸於矣晉當告於天子以王命討之乃私執以歸既而始歸於京師春秋杜悖逆之漸書曰執宋仲幾於京師以著其凌犯之罪曰人者貶而微之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左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於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

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趙氏匡曰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曰案意如出其君致薨於外又黜其嗣而立其弟公子宋貪位自立不討逆臣之罪書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則公為季氏所立可知家氏鉉翁以為與篡何異者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傳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焉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鸞曰吾欲為君諡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呂氏本中曰葬必以我君所以隆君父之恩盡忠愛之義詳味書法然後有以

大警動於其臣下者趙氏鵬飛曰八月而葬其故可知

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有三年之喪而行大雩之禮見三桓之無上也

立煬宮

煬羊讓反

左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宮九月立煬宮案煬公伯禽之子也其廟久毀季氏出君而私禱焉煬公豈必福之乃幸君客死於外而以爲神佑復立煬宮無禮亦無忌憚矣然則定公何以不禁之煬公繼兄而立意如黜公衍公爲而立定公援煬公以爲例定公是以安之也小人懷奸飾非其巧詐如此

冬十月隕霜殺菽

趙氏鵬飛曰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詩九月肅霜則八月非隕霜之時而隕霜殺菽常寒之證也范氏甯曰舉殺豆

則殺草可知

附解三傳皆以春王爲句謂定無正月然定公六月始即位何以書公正月或謂正月無事故不書季氏擅國卽有事亦必不書非若昭公在時公雖在外魯事皆歸公可以書也執宋仲幾書者事關王室且他國事穀梁云昭公終非正終定公始非正始無正始故不言卽位然公六月卽位經固書之矣本六月卽位何以當書爲正月此事之不近人情大可笑者若謂不得正始不書則襄仲殺子惡而立宣公非正始也何以猶書正月又謂正月必頒朔季氏自

以爲君必如常頒朔書王不書正月以治季氏然頒朔之禮必由天子王政不行久矣天子不頒朔諸侯何由告朔此不通時勢之言春秋尊王故每歲無論正二三月必書王自隱三年始屢書春王二月春王三月矣則此年王三月豈爲創見故王字當連月不當以春王爲句三傳謬而眾論紛然皆求深反淺抑思昭公在時國事皆歸於公故子書如常詞不許季氏得主政也今公卒而國尙無君則正月卽有事亦何可書若春則歲之首王則天下之主不可不書也故於年下書春月上書王夫子祇據實事而書

然不得正終正始及季氏擅國之罪亦皆見矣又何必割裂字句以求其義反致生疑訟哉至人君卽位改元自必以君卒次年爲元年春秋無改元禮昭公去年十二月薨則定公今年爲元年禮也

敬王十二年

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觀工
喚反

杜氏預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案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也諸侯三門庫雉路魯亦三門而庫門擬皋門雉門擬應門然特擬其制而已亦不敢僭皋應之名或以爲書災譏其僭者非也聖人於災必謹書之雉門兩觀君所

有也而不書之乎

秋楚人伐吳

左傳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為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案是時楚囊瓦當國信讒嗜貨危亂將兆而貪小利以興師為吳所愚故本吳誘楚而書楚伐之且貶而稱人深惡囊瓦誤國之臣為世戒也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雉門及兩觀災新之可也而書作則必改舊制而大之有僭於禮者故書以示譏也

敬王三年甲午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公如晉朝至河而復三傳皆無明文不知何故以當時情事推之晉君闇弱大夫專政士鞅輩與季氏聲勢相倚必以公即位三年而始朝為緩故辭公也故明年公因會而請盟于皋鼬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穀作三月

左傳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臨廷闈以餅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闈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於牀廢於罏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汪氏克寬曰莊公在位三十三年子益嗣是為隱公案左傳可疑邾子誠卞急在位三十三年不潔可惡者僅此乎餅水沃廷可惡闈言夷射姑旋而卽信之乎既在門臺矣何以又投于牀牀下有火北地炕耳何以卽死于炭左右竟無一人救之種種不近情理左氏之妄耳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定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拔公作枝拔杜注地闕或曰當在兗州府境

左傳冬盟于邾修邾好也案邾子在喪纔九月而出會何忌非禮也然經書仲孫何忌及邾子盟則此盟蓋何忌主之罪何忌也邾小國屢見伐於魯今邾子初立仲孫何忌求盟邾子畏魯而與之盟善乎胡氏銓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汪氏克寬曰魯以大夫而盟邾君奈何臣之分也

敬十四年

四年

未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

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

楚

左傳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於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歸唐侯自拘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蔡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畢將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焉而請伐楚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癘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晉人假旄於鄭鄭人與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案蔡侯不堪楚虐而

即於晉求伐楚晉已請命於周天子命王臣臨之大合諸侯矣而晉荀寅因求貨不遂間於士鞅遂辭蔡侯不果伐楚以一大夫而進退諸侯若舉輕然聖人所深惡也合十七國興師臨以王臣而書侵刺其不義昭然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姓公作歸姓音

生後

左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案沈弱小近楚畏楚而不敢會召陵非其罪也晉不自責而使蔡伐之蔡不審晉命之非義也因不得志於楚遷怒於沈滅之及殺其君不仁甚矣故略晉而專書蔡公孫姓以深罪其君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鼬由又反皋鼬公作浩油皋鼬杜注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案水經注潁水逕臨潁縣又東南逕澤城北即古城皋亭今在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

左傳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三昭之以分物唯不尚年也管蔡啓商甚聞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耳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之何莒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案祝鮒佞口亂義經仍書蔡先衛惡之而不信其言也其所云分物亦豈可盡信哉弗錄書公及盟劉子不書不與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盟也定公初立而求盟以親諸侯優於昭公之制於季氏是時大夫專政多盟諸侯唯此會公及諸侯同盟盟末事也然猶幸諸侯之得主會也書公及諸侯盟亦衰世之意姑節取焉

杞伯成卒于會

成公作戊

案世子乞嗣是為隱公七月其弟過弑隱公自立是為僖公而經不書舊史所無聖人亦不敢以傳聞書之也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于容城

許至是凡四遷矣畏鄭而即于楚蓋楚遷之經以自遷為文不與楚以得遷國也然許無德以自強徒屢遷國異乎公劉太王之遜狄自強者矣聖人詳書之一以傷王室衰微小國不能自保一以戒不能修德而遷都避敵者之無益

秋七月公至自會

晉以伐楚召諸侯而終未成乎其伐故公至亦但以會告廟而史因之

劉卷卒

卷音權

杜氏預曰即劉盩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則其死同盟者皆知魯史故書不書爵以奉王命出而死臨以王則不可言劉子也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左傳秋楚為沈故圍蔡案蔡滅沈信有罪矣然其釁實自楚啓之乃不自返而責人故人之以示貶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圍公作圍

伐楚之事義也臨以王命而士執信貪夫之言阻之楚人
圍蔡當救也而晉若罔聞知乃恃威以伐鮮虞當時大夫
專權惟其所為不顧國體故書士執帥師
伐鮮虞以惡之也孔圍黨惡故亦斥之

葬劉文公

卒書劉卷從乎天子言之也葬稱公從乎魯會葬言之也
春秋五等之爵葬皆稱公從其臣民之辭會葬者又從其
臣民之辭非譏僭也畿內諸侯不得外交諸侯則諸侯亦
不得往會葬而此則天子使之又同盟諸侯自當會葬敬
天子以及其臣禮之變而不
失其正者也或以為非者誤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楚囊瓦出奔鄭

柏舉公作伯莒穀作伯舉吳始書子書戰柏
舉杜注楚地名勝志云麻城縣東北三十里
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
之其說未知何據案傳文子常濟漢自小別至於大別又

三戰而陳于柏舉是在漢之
東北矣其地應在麻城境也
左傳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
伯州犁之孫詬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
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
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
馬戍謂子常曰子汭漢而與之上我悉方城外以毀其
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
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
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
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小別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常知不可欲
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死之初罪
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
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
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
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
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
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九

廣死案楚與吳雖周封國然長於南蠻不得與諸侯等後
因僭王故春秋以夷例之而楚尤為中國患五霸之興夫
子節取皆以楚故也吳後雖亦強盛而此時尚未陵中國
楚無道暴中國久矣聖人蓋深惡之蔡侯於楚有屢世之
讐請師於吳敗楚於柏舉書蔡侯以吳子及楚戰著楚喪
師失國之由蔡書爵則吳亦不得不書爵楚自是衰而吳
自此強越又繼興為
春秋變局故詳書耳

庚辰吳入郢

郢公穀作楚

左傳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鬪况人
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
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
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滲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
妹季芊畀我以出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
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戎及息
而還敗吳師于雍滲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為禽焉三戰
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告其臣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

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
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
由于徐蘇而從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
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
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
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
逃王而已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
辭吳曰以隨之辟小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於
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
楚境敢不聽命吳人乃退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
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
胥曰勉與申包胥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
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
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
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
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
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十一

春秋左傳卷八
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案蒙上文
故吳不稱子未有其地但入其國都故書入郢無襲亦無
也

五年丙申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左傳夏歸粟于蔡以周亟矜無資案公穀皆稱諸侯歸蔡
粟略而不序左傳以爲魯歸且言歸之之故當從左氏也
蔡困于楚求晉求吳報楚至以子爲質則疲憊可想又值
歲歉魯向姓又新同會召陵故歸之粟夫子善其恤患故
書以予之也前人
作存疑解非是

於越入吳

左傳越入吳吳在楚也杜氏預曰於發聲也案越稱於越
蓋當時之方言不書越人而曰於越吳越相讐伐已久吳
困辱越越乘虛而襲非無故相侵雖非正亦不
足深罪故從夷狄相侵伐之常書之略之爾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左傳六月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
與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
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
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
怒謂陽虎子行之乎案意如有罪當討公德其立己遇之
如常經亦如常書其卒見其安然無恙者公庇之也不斥
君之非而已著其相客隱之罪書法之妙也意如未卒而
陽虎已專權君爲所制己亦爲臣所制不期而然循環之
理可
畏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案意如不敢卒其子季孫斯叔孫武叔皆穉弱陽虎遂執國命三桓之子孫微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傳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案是時吳楚越相攻伐中國正可修政刑以扶王綱乃不是之務而恃眾虐小士鞅當晉政之罪也故書帥師書圍以惡之

敬王六年丁酉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速公作

左傳六年春鄭滅許因楚敗也案許於鄭非有不共戴之讐也侮其小而屢伐之許恃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遷今鄭乘楚敗而滅許不仁甚矣故書帥師書滅以著其罪許男被執故書滅實未嘗滅惡鄭故甚其詞以罪之耳

二月公侵鄭

左傳二月公侵鄭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也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肇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可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案鄭黨亂人以為晉靡有罪當伐然魯奉晉之命非奉天子之命也陽虎託為奉伯令以贖武強公而行非公果有為王室討賊之義然公因叔文子之言猶能止陽虎則虎雖專國政固未敢藐君特欺壓季氏耳自宣公十八年伐杞書公後將入十年今始書公侵鄭侵齊圍齊使虎誠有強公抑私之志以政歸公已効忠蓋則為賢矣而不能然特欲自專故夫子惡之而書以為盜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左傳夏季桓子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彊使孟懿子往報夫
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
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
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
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彊為之請以取
入焉案陽虎欲專政故彊公侵鄭以媚晉又彊季孫仲孫
如晉獻俘三家專魯久矣今陽虎託於強公抑私進退大
夫由己聖人書之以著虎專權之迹亦以見不臣之人其
下效尤禍亂所積有如此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左傳秋八月宋樂祁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
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
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見溷而行趙

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為也
已然子死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以不討
也乃執樂祁案兩國相交使在其間經書執行人者皆貶
也況晉士鞅因賄而執樂祁乎故書行人書人執以貶之
黃氏正憲謂樂祁未致君命而私飲酒通賄失行人之職
有可執之罪然非晉君之本意也春秋惡權臣貪賄假公
行私故略樂祁之罪而特罪士鞅

冬城中城

中城別于外城成公九年城之今又城陽虎欲挾公自固
以去三桓故城之穀梁曰三家張非也杜預云懼晉亦非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何忌不言何省文耳公羊云譏二名非是昭公孫于齊齊
取鄆以居公既而鄆潰入於齊今季孫帥師圍之蓋陽虎

敬王七年戊戌

欲惡季孫仲孫於齊故使之也左傳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詛於五父之衢明年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蓋其鴛驚之氣足以脅陵於齊三家為所箝制宜矣

春王正月

左傳二月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案虎據為己有也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左傳秋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案齊景公因晉衰欲圖霸故求與衛鄭盟然是時周僭翮作亂天王處於姑猶齊景不能匡靖王室方且要結鄭衛以求復伯卑不寤道也公孫丑謂晏子以其君顯晏子之言議多中禮而其輔

君不及仲蓋明智頗優而幹濟之才不足抑齊景時陳氏之權已盛任嬰亦不專景公又不如桓之局量豁達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公作沙澤沙杜注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晉大和五年秦王猛圍鄆慕容垂自沙

亭屯內黃是也

左傳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案是時列國多大夫專政其君不能自主然亦君自取之耳若衛將叛晉從齊慮其臣之不從而使齊執之以侵之便就盟上以不誠馭下下以不忠事上尚安足守土而治民哉齊侯欲合諸侯而不可以德禮從衛私請執其臣以要盟亦奚足以服人故書齊人執衛行人而即繼書盟于沙以著其挾詐之失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傳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禮求鄆而使季孫仲孫圍鄆故齊來伐虎又欲陷二子於難處父與苦夷禁之則三家皆陪臣用事可見虎之不能為魯患以此此可以觀世變矣

九月大雩

薛氏季宣曰一秋而兩大雩僭瀆之甚也案雩雖旱禱之禮然非治荒之本也是時陽虎專政公及大夫皆束手聽命書以見虎無知妄為之概耳

冬十月

敬王十八年

八年 己亥

春王正月公侵齊

左傳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弱弓籍止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僞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左傳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主人出師奔陽虎僞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虎曰盡客氣也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案齊師來侵不得已而

禦之可也齊師退而必侵之且三月之內而兩侵公豈誠有憾於齊乎非也陽虎欲去三家而專公室疲其民以使之怨上又強公親行幸軍士皆知其故不肯爲之盡力雖無功而還君得免於難幸矣故經詳書公侵公至以危公而惡虎也

曹伯露卒

案自聲公立五年其弟通弑之代立是爲隱公隱公立四年其弟露又弑之代立凡立四年卒子陽嗣而經不書蓋不赴也是可知春秋悖亂之事無窮夫子即魯史以明其義存什一於千百是非得失可例其餘所以不容一毫苟焉而已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與魯未有怨也而陽虎強公兩侵齊致齊來伐書以著陽虎之罪亦病公之不能正綱也

公會晉師于瓦

瓦杜注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水經注酸漬水自燕城東逕湯臺城又東南逕瓦亭

南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瓦岡集古瓦亭也

左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于是始尚羔案晉救魯而不知齊之伐魯陽虎爲之也公往會之蓋謝其意而面言其故晉師遂止齊亦未與戰亦知前侵齊皆虎意聊相報耳故不書晉救而但書會晉師不書士鞅等不予其以臣抗君卿執羔禮也魯人豈不知之因范鞅執羔而不論貴賤皆尚之必皆執之妄矣

公至自瓦

瓦衛地蓋晉師中道公即往止之君至必書重之也不言自會本非會也前人謂諱公會大夫然公因晉救我自往謝而止之非大夫以會召公何諱之有

秋七月戊辰陳侯榘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士公作趙

衛叛晉從齊晉師至瓦不果救魯就衛地欲盟衛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温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敵涉佗援衛侯之手及挽衛侯怒遂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欲假王命伐之以鄭六年會侵周伊闕言欲伐鄭為周報怨周信之使成桓公同晉伐鄭遂侵衛案晉無禮於諸侯致諸侯之叛猶不自反而興無名之師且偽言伐鄭上援王臣同侵士鞅專晉貪妄已甚以大夫而致王臣與同侵衛其罪大矣故斥書其帥師侵二國而不書成子不與其抗王臣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九月師侵衛晉故也晉士鞅無如衛何又使魯臣伐之斯與何忌黨于鞅聽之而陽虎不禁之蓋欲其得罪隣國已得以行其私書二人帥師惡其非義而曲從人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杜注衛地蓋濮水曲折之處猶言河曲汾曲也在今山東東昌府濮

州衛鄭皆受晉侵故為此盟以叛晉書以著晉之無禮於諸侯諸侯所以解也

從祀先公

左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案從祀公穀謂正閔僖

定公

之位胡氏安國謂昭公至是始從祀於大廟其說不同左氏云順祀先公而祈焉幸卯禘於僖公則先公者昭公也昭公不從祀大廟傳無明文陽虎因昭公為季孫意如所出今欲去季氏故祈於昭公而復禘于僖公者子般弑閔公殤慶父為之季友立僖公而魯安季氏由是得政今將去季氏而祀僖公告以季氏不臣之罪明己非無故而去季氏且竝合羣廟之主於僖公廟祀之也陽虎祭於先公故曰以祈庇先公非虎所得祭也不云陽虎祭於先公故曰從祀猶言公祀先公而陽虎從之以祈耳不書其祀先公則沒其實竟云虎祀先公則先公非虎所得祀也然孰祀之又誰從之接書盜竊玉弓則知從祀者虎也豈有虎祀先公而夫子與之書之也哉

盜竊寶玉大弓

左傳王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

圃桓子昨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驕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脫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謹陽關以叛穀梁寶也陽虎欲殺其主而不書畔僅書竊弓玉諱內亂而寓譏慨也國政有如重器自三桓專政久且歸于陪臣使虎計竟成其得志勢必勝于季氏幸而未成第竊弓玉而已然魯由是遂微政柄幾不可復收幸夫子攝相墮都出甲三家不振下文書得寶玉大弓與此書竊皆寓言耳病魯而

深大息至書盜以賤
虎則人所共知者

敬王九年

庚子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蠆救邁反
公作蠆

得寶玉大弓

左傳夏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焚萊門師驚犯之
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
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眾庶
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
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己於是乎奮其詐謀夫陽虎有寵
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
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
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

虎願東乃囚諸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鑿其軸麻約而歸之
載蔥靈寢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
宋遂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案陽虎陪臣
賤者也又為盜不足以書其叛其敗也經皆以寶玉大弓
寄意書竊則可以考其叛之事書得則所以幸其亂之未
成非重弓玉也即弓玉以著虎為亂之始末且寄慨於魯
焉政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五氏杜注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
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

氏城亦曰
寒氏城

齊侯伐晉夷儀次于五氏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從齊
于五氏卜之不吉竟越中牟而從齊于五氏晉人伐齊師
敗之書次于五氏而不言伐晉罪晉故略之
也晉不德以致諸侯多貳有自取之道也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七

秦伯卒冬葬秦哀公

秦來赴往
會葬故書

敬王三十
年 辛丑

春王三月及齊平

魯與齊本無怨因陽虎構怨今
虎去魯及齊平書美其釋怨也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夾公穀作頰夾谷杜注即
祝其也地理志濟南淄川

縣西南三十里有甲山亦名夾山一名祝山上有夾谷臺
為定公會齊侯處案齊魯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近
去魯若此之遠今萊蕪縣有夾谷峪名
勝志以為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
左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止相犁彌言於齊侯
曰孔止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

侯從之孔止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
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
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
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
竟而不可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止使茲無還
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
享公孔止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
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
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
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
果享案因陽虎啓釁兩侵齊疆致齊來伐孔子當國講信
修睦齊景欲圖霸與魯平而相會經但書會不書盟左傳
言盟者妄也萊人以兵劫魯侯先儒多言無其事然即使
有之夫子以禮折之而齊侯即辟夷人則未果劫也其云
士兵之亦謂齊不服禮則將使士兵之亦未果兵之也史
記家語附會而張大其事不足信齊歸汶陽之田亦齊侯
悅服聖人而願親魯豈夫子盟以要之左氏尤誣齊將享
公夫子以禮折之而止亦事之容或有者左氏所載宜分

別善觀之他書更不足信是時夫子尚
未攝相左氏云相者相禮而已勿誤認

晉趙鞅帥師圍衛

左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城
其西北而守之宵燿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
門殺人不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
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步左右皆至而
立如植日中不啓門乃退反役晉人討衛之叛故曰由涉
佗成何於是執涉佗以求成於衛衛人不許晉人遂殺涉
佗成何奔燕君子曰此之謂棄禮必不鈞詩曰人而無禮
胡不遄死涉佗亦遄矣哉案書帥師惡其恃眾脅服書圍
又見其不足服衛也
聖人之惡趙鞅甚矣

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

田上穀有之字鄆謹龜陰杜注三邑
皆汶陽田泰山博縣北有龜山陰田
在其北也案博縣今之泰安州州境無龜山今龜山在
新泰縣之西南泗水縣之東北蓋與泰安州相接也

公羊齊人曷為來歸鄆謹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
違齊人為是來歸之家氏鉉翁曰取濟西取汶陽書取不
言歸以其仗大國而得歸故書曰取歸濟西歸謹及歸
疆也言歸不言來歸以其請之而後得非彼自以之歸惟
此書來歸言齊人自以故疆來歸非假兵力智計而得之
是之謂自歸視其他歸疆有不同也案齊景欲圖霸先親
魯又感夫子德禮自以魯地來歸左氏載茲無還揖對大
謬或又以來歸田為夫子盛德化人之速欲尊聖而太過
其實亦非聖人所安也時夫子尚未攝相公羊於
此即云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來歸田誤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

左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
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郕
宰武叔既定使郕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圍人曰吾以
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
而授之未則可殺也使之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
公若侯犯以郕叛武叔懿子圍郕弗克杜氏預曰犯以不

能副武叔之命故叛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郕郕公作費

左傳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郕弗克叔孫謂郕工師駟赤曰
郕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
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
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
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郕人為之宣言於郕中曰侯犯
將以郕易於齊齊人將遷郕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
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郕也而得紓焉何
必此齊人欲以此逼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
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
司觀郕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郕人大駭介侯
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
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郕人閉之及
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
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曰子止而與之

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郕案侯犯家臣
耳故不書其叛然書圍郕則叛可知諸侯且不得擅征伐
之權大夫可知陪臣又不待言矣三家專魯其家臣亦效
尤書叔孫仲孫帥師著其擅兵柄而啓亂階至此豈不能
治其私臣也駟赤為叔孫給侯犯使易於齊齊
並未與叔孫仲孫同圍郕而傳云齊師誤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傳九年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僞
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
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
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
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
逐桐門右師案人臣惟君之命有死無二大心稱疾不
晉不忠甚矣雖子明譖之出非其罪然
豈得謂為無罪哉故書名出奔以惡之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作池後同

左傳宋公子地嬖濂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
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魍魎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
之地怒使其徒扶魍而奪之魍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
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魍亦有頗焉子
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案地
為公族不以禮正身而分室與嬖人又何能以禮事君而
禁君之遠嬖人哉以惑嬖之故君強取於臣臣罔顧其
君迹其行特童豎之為耳經以自奔為文蓋罪之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安甫公作鞏
杜注地闕

齊衛相結以叛晉而鄭亦從焉游速以大
夫而會諸侯二君安之蓋禮之不講久矣

叔孫州仇如齊

左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
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
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
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案齊致郈

而叔孫往
謝焉禮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字下公穀有
宋字彊苦侯反

左傳公子地出奔辰為之請弗聽曰是我迂吾兄也吾以
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案辰於
君為同母弟而地則眾公子也景公寵嬖臣固非而辰不
能以禮匡救於地等無禮於君亦不能曉以大義善全其
事棄君而逃且使佗彊偕出佗彊身為卿佐有君不事
而與辰俱奔兄不友弟不悌臣不忠詳書深惡之也

十有一年

寅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杜
注宋

邑孔疏蕭叔大心者宋蕭邑大夫平宋亂立桓公宋人以
蕭邑封叔為附庸宣十二年楚滅之復為宋邑案書弟罪
辰首惡也辰為同母弟棄君兄而出已失親臣之誼乃又
入蕭以叛是大逆矣仲佗等不審逆順從辰以叛黨惡亦

敬至二十一年

竝書叛以罪之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左傳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彊公子地入于蕭以叛秋樂大心從之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樂大心之出非其罪也今而從辰等以叛則大逆矣書自曹入于蕭見其可以無入而不順之辭也前書辰等入蕭以叛則大心之入蕭亦叛可知故不復書叛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還音旋涖公穀作蒞

左傳冬及鄭平始叛晉也杜氏預曰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案平春秋所子也而平此怨彼則非所許也左氏云平鄭以叛晉晉非魯君也何以云叛當云絕晉不脩德自強而私相結以抗晉何益故詳書以譏也

敬王二十二年

十有二年 癸卯

春薛伯定卒

不書曰史官失之也汪氏克寬曰在位十三年子比嗣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許規反後同

先王之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三桓專魯完其食邑以自固而後反為家臣所據孔子仕魯而子路為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蓋因家臣之叛而墮其私邑叔孫等喜其有以制家臣而聖賢則陰以抑三家而強公室也此所謂順自然之理勢而濟其忠貞非私詐可比也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彊苦侯反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二五

左傳夏衛公孟疆伐曹克郊還滑羅殿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其素厲甯為無勇案是時曹伯陽好田獵公孫疆為政衛故因其衰而伐之然不能以德自修以禮睦隣聖人所惡也故書帥師伐曹以著其恃眾凌人之罪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費音秘下同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頤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曷為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坂而堵五堵而雉五雉而城案春秋卿大夫世官世祿習為固然寒賤無由驟升子路冉子學於夫子仕於季氏藉薄祿以贍膏火非慕勢也季氏因子路冉子而稔知夫子之賢遂虛心倚任夫子告公使攝已事夫

子告以家不藏甲之禮而季孫信之於是墮郈墮費使非公斂處父之阻則成邑亦墮禮制復而公室安矣然因此一墮夫子雖不久用於魯而三桓遂微魯不至如晉齊之末則聖賢之大有造於魯也後儒多謂冉仲二賢不當任季氏是未知當日之情事且泯二賢維魯之功矣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齊公作晉

齊魯已通好矣今又會盟何蓋孔子用魯而齊憚之欲結好於魯也季氏本畏忌沮之意已在其間女樂之歸其在此盟之後核以情事甚合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左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一月公圍成弗克案墮郈墮費皆書叔孫季孫等而墮成書公者何卽圍成以見墮郈墮費之皆出於公命也孔子仕魯而教化大行齊人忌之以經友及傳考之盟黃之後不久而齊歸女樂孔子遂行墮成之役蓋夫子已去魯子路亦去季氏矣不然郈費皆墮成不肯墮夫子而在必不無所處置惟孔子已去故雖以公臨之亦不能墮成也書曰弗克惜之也亦以見孟氏抗君之罪也

附解孔子平生事蹟門人未案年詳記如後世年譜行狀遂致諸書妄傳附會欲尊聖而反誣聖不可不辨也如闕里文獻考係聖裔所輯然亦年遠纂集不免沿訛踵謬當以

春秋爲主三傳亦不可盡從如或人問子奚不爲政其不爲政也因陽虎非因定公愚論語恆解已詳矣季孫意如末年虎已專政卽其欲以璠璣斂可見之虎專家政卽專魯國之政矣故夫子不仕然夫子家貧爲委吏乘田宰中都非竝未仕魯特不爲虎所用耳故或人不曰奚不仕而曰奚不爲政以虎面語夫子而夫子答以將仕又似夫子因陽虎專政託病在家者非絕未嘗受職不然何以虎定公八年出奔而十年子卽從公會夾谷是虎未出奔時子已宰中都或爲司空故公因使從會夾谷也時子年已五

十年相禮於夾谷十二年乃墮郈墮費則子自相夾谷
歸齊人歸田求盟魯君喜子之賢爲司空司寇當在此時
至十二年遂使攝相攝之事命之齊公亦季桓子感子賢
而有功欣從之也不然驟奪季氏之權不特定公無此乾
綱桓子不悅服夫子亦必不遂越俎而代蓋子路冉子仕
於季氏平日具言夫子之賢季孫久已心折及相禮夾谷
折齊侯反侵田益生恭敬遂言於公願以己事付之故孟
子曰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而不云於魯定論語記齊人
歸女樂亦曰季桓子受女樂三日不朝孔子行而不曰魯

定公受女樂本國臣民從本國君相之命固理所宜然且
季氏專政非莽操比也自晉襄公卒靈公年幼趙盾主盟
主之政號召諸侯諸侯旣而亦以大夫應之列邦遂皆以
大夫專政季氏世爲上卿司國政會盟等事民從其令久
久習爲固然公遂無權昭公忿之欲逐季氏不成羞忿而
出季氏未嘗逐之也第事由季起必以逐君之罪歸之然
逐君者意如非季桓子桓子知夫子賢而薦之定公命之
何不可攝相耶後儒止知夫子必不私受桓子之命而不
知命之攝者定公薦之者桓子桓子無跋扈之事命夫子

仕子已不可辭況君命乎此際是非介在毫芒前人頗多
惘惘故詳論之墮都者夫子實子路倡之仲冉二子仕季
氏平日師弟之間久欲維魯奈無其釁子攝相而遂墮都
出甲故左傳云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不幸齊歸女樂
孔子卽行不然成亦墮矣然亦當時陪臣多據邑畔三家
患之故子路之計得行所謂順其理勢之自然而行所無
事也魯國之患已熄計夫子攝相時年五十四而闕里志
云五十五又記孔子行於五十六歲是定公十四年也十
二年攝相三月卽因女樂而行何有遲至二年後乃去魯

哉冉子季路仕季氏前人多以爲非大不達於情事愚於
論語已明之不贅孔子不辭而去故不敢歸魯在外多年
然公與桓子實未嘗罪子也特子非有君命自不敢歸迨
桓子卒而遺言命召孔子子乃歸來然年已老矣乃專以
授徒爲事刪訂詩書禮樂考子周遊之實始而適周問禮
繼而因女樂行非無故出遊列國栖栖皇皇以求世用所
至多主交遊及門人等亦未嘗干謁諸侯後人錯解栖栖
皇皇語似夫子日日求仕不知三月無君皇皇孟子形容
其救世之心何爲是栖栖微生諷誡夫子之言夫子何曾

因濟世情殷即到處見諸侯哉戰國遊說成風孟子尚不見諸侯而孔子乃周遊干謁是枉己矣安有是理世人相沿謂子周遊七十二君之廷及泗上十二諸侯泗上何以有十二諸侯七十二君又何所指實因不明夫子仕魯及周遊之故便生出許多妄說以為表聖人用世之苦心不知其已大悖乎義即如臨河返駕還轅息陬一事夫子如晉不果亦未嘗歸魯何有還轅息陬之事蓋在外日久思歸魯而不能偶援琴作息陬操志思鄉之意耳而後人遂以為果然息陬夫子生於陬長於陬既而遷居曲阜則思

陬者不過欲歸老於故鄉凡若此類拘文牽義不辨蒼黃若再不正明之將使實事化為雲煙而仕止久速之義亦不彰烏乎可也

敬三十三年

十有三年甲辰

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穀無衛侯字葭公作瑕

左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耶氏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案晉政不綱諸侯解體齊景欲圖霸乃要結鄭衛諸國窺晉而伐之不自脩德而妄為衛亦貿貿從之故不書伐晉而書次以示譏

夏築蛇淵囿

蛇淵囿水經注蛇水又西逕鑄城西左傳所謂蛇淵囿也京相璠曰濟北有蛇止城城下有水

定公

魯園也今蛇止故城
在濟南府肥城縣南
譏也園一而已成築鹿園昭築郎園定築蛇淵園何園
之多乎蓋夫子已去而季桓子導君嬉遊故書以慨之

大蒐于比蒲

蒐以講武是時晉楚皆衰諸侯各以大夫專政無征伐事
而大蒐者季桓子與公玩武耳與築蛇園並重其故可知

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衛附齊而曹尙服於晉故衛屢伐
曹書帥師伐著其恃眾驕武之罪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
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實諸晉
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
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殺之趙稷涉賓以邯鄲叛邯鄲

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
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
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于民甯我獨死請
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
奔晉陽晉人圍之案列國大夫專政已久君如虛器而家
臣亦效尤趙鞅專晉無能修明政治而以私忿殺午召亂
不自返躬歸命君上遽入己私邑是其無君已
久故直書入晉陽以叛誅其心而惡其不臣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下公有
及字朝如字

左傳范皋夷無寵于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
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
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
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
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疆曰三折肱知爲良醫
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

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
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案
荀寅士吉射因姻親故私伐趙氏不由君命荀躒藉首禍
譖之出亡可也乃悍然伐公敗而又據公邑其罪大矣故
直書入于朝歌以叛汪氏克寬曰朝
歌衛之舊都衛徙楚北朝歌後屬晉

晉趙鞅歸于晉

左傳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
宮案前書趙鞅入于晉陽以叛則鞅有罪著矣乃韓魏為
之援據邑叛君不特無罪而又得歸書之
以見晉侯失刑卒至強臣盜國以為世戒

薛弒其君比

字比如

汪氏克寬曰比弒惠公夷立案薛比之弒三傳不
載其事自不當妄為之說史有關文闕疑可也

敬王二十
四年

春衛公叔戌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戌式樹反衛趙陽公羊
作晉趙陽穀作晉趙鞅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鮪而告之史
鮪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
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鮪曰無害子
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成也驕其亡乎
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
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戌以其富也公叔戌又
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戌將為亂十四年春衛侯逐
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案衛靈不君檢南子
之惡而縱之公叔戌宗臣也其父賢而其子不肖當善教
化之乃徒以其富惡之戌不自斂固有取罪之道而衛君
逐之亦過書來奔竝及趙陽不
絕之於衛且著衛靈之不君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二月
公作三月孫公作子佗徒何
反牂子郎反公作牂七良反

左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案頓胡小國舊屬于楚晉合諸侯會召陵將伐楚頓胡始歸晉晉未果伐楚而頓胡竟為楚滅書帥師滅著其恃強擅滅國書帥師之名當時大夫擅柄著其實耳陳黨惡故同書以罪之書以之歸罪其不知死社稷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傳夏衛北宮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案結何以奔衛靈寵南子而信之逐其大臣故書以彰其不君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

會稽今浙江紹興府檇李杜注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今屬浙江嘉興府檇李城在縣南四十五里左傳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李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到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

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屢還卒于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案吳光弒立不修德而勤兵今伐越自取敗亡書於越敗吳吳子光卒以著其自取也春秋無義戰況恃勢黷武者乎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公作堅又作擊牽杜注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路史內黃西南三十里有

故牽城今故牽城在內黃之西南濬縣之北二縣屬大名府濬縣為漢黎陽與內黃縣接壤左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案趙鞅當國齊叛晉而衛助齊趙鞅以取衛貢故殺午而讐范中行氏衛睦于齊故齊要魯同欲救范中行氏不書謀救范中行氏不果救也當時君臣上下以私相與各分黨類其事本不足書書以志天下變局耳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趙鞅專晉而韓魏亦強睦于趙故齊欲救范中行而不敢又會宋以謀之然卒無如趙氏何詳書以誌世變而刺齊衛之不自脩亦見矣

天王使石尙來歸賑

賑市軫反

公羊石尙者何天子之士也賑者何俎實也腥曰賑熟曰賑案周官大宗伯以賑牖之禮親兄弟之國則來歸賑宜矣第此禮久廢何以忽然想魯必有恭於王之事而不可考矣書以見餼羊之意不得以為譏魯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蒯苦怪反 聵五怪反

左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夫蒯聵獻孟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豕大夫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夫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

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夫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大夫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夫則禍余大夫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案劉氏徹謂蒯聵無殺南子之事乃南子所誣不然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敢乎哉其言深為有理衛靈不君嬖淫婦而逐其世子書之以著其無道也劉絢張氏洽皆言聵無殺母事而或以朱子集註疑其果欲殺母然蒯聵出公父子事前人多不分明愚於為衛君章正註附解已詳辨之茲更就經文晰之參觀自明

衛公孟彊出奔鄭

書於蒯聵出奔之下見其亦為南子而出奔也衛靈之不君可見矣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春秋左傳卷八
案書宋公弟者宋公不友其弟
辰叛其兄倖免于誅交責之也

大蒐于比蒲

比音毗

何氏休曰譏亟也是也蒐本常禮大蒐而屢則非

邾子來會公

前人以爲會公于比蒲非也時見曰會非朝亦非不期而遇邾邇于魯來見公脩陸故書來會無褒亦無貶也

城莒父及霄

莒父魯邑案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霄魯邑在今莒州境

杜氏預曰是年無冬史闕文案城邑之由傳無其說然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附解論語記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而子曰夫如是奚其喪考靈公時伯玉史魚皆仕於其朝不特祝鮀諸人一長之

材相與輔翼其治國亦未聞有大失德之舉而子言其無道蓋謂其不能正家也偏寵不明亦世所常有而爲南子召宋朝則卻止靈公一人幾無復有人心矣春秋書世子蒯瞶及公孟彊出奔皆所以著其無道之實聖人明人倫以厚風俗必首三綱爲君爲父無道徒責臣子以忠孝可乎是年無冬史之闕文而何休言是歲孔子攝相齊歸女樂而孔子行故魯史不書冬真曲說也家語云孔子定公九年爲邑宰十年爲司空十一年爲司寇而不言攝相之年何氏據此年無冬遂妄爲之說決不可從者愚於定公

敬王二十五年

十二年附解已詳不再贅

十有五年丙午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左傳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案邾子畏魯而來朝非禮也

鼯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公羊曷為不言其所食慢也案鼠食牛而致死其必有非禮而不謹者矣故書之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左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案書滅罪楚書以胡子豹歸罪胡子不善自存而又不死社稷也

夏五月辛亥郊

魯之僭郊乃祈穀而以后稷配非燔柴郊天之郊期本在春今以改卜郊故至夏乃郊然非禮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左傳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左傳鄭罕達敗宋師於老止杜氏預曰宋公子辰等皆奔鄭人為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案公子辰等皆奔陳無奔鄭之文是時列國多大夫專兵罕達帥師伐宋蓋別有故書以其無禮而恃眾爭也

春秋左傳卷八

定公

三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渠蔭公作蘧蔭
渠蔭杜注宋地

左傳齊侯衛侯次于蘧蔭謀救宋也案左氏可疑若救宋而次則經必書救宋次于某鄭非齊敵也何以謀救宋而不果或仍為救朝歌而會以謀耳

邾子來奔喪

邾嘗困於魯自定公為拔之盟終身不犯邾故邾子德之而來奔喪然非禮也傳曰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秋七月壬申妣氏卒

妣氏穀作弋

公羊妣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穀梁妾辭也哀公之母也案妣氏定公之妾而哀公之母哀公已立則當尊其母為夫人惟嫡尚存則不得遽尊之今定公嫡夫人經不書則早亡矣而書妣氏者喪未踰年不得遽行吉禮推尊其母陳氏傳良之說是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無親會葬諸侯之禮直書以志其失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景乃克葬

景穀作稷

左傳以為禮穀梁以為喪不以制家氏鉉翁兩說兼用然禮葬不為雨止謂已就道而柩不便露處耳若非常之雨安可草草就窆則易時易日而葬固宜然者左傳雨不克襄事為是穀梁議簞笠不具為不如制然大雨非簞笠可禦國君豈有不備制者但雨甚自難遂葬耳夫子詳書善其慎重以為世法豈云譏乎

辛巳葬定妣

妣氏哀公之母因初立居憂未遽尊為夫人葬曰定妣正名以明其為小君也而前人妄言何耶

冬城漆

前邾庶其以漆來奔今城之張氏洽曰謀伐邾也邾子奔定公之喪且會葬事魯謹矣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欲伐之何哉書以刺之

附解定公之立也由季孫意如其不能正季氏之罪而收其權猶曰力未能遽及也及陽虎作亂三家漸微夫子由中都而司寇攝相桓子亦頗倚信公於此時當專任夫子俾大行其志則禮教修明權臣氣沮東周可為魯將不止如桓文而已乃因境內粗安桓子耽受女樂及夫子已去而政事復隳徒與齊助亂長惡迹其所為蓋一昏懦人耳魯

之不振也宜哉孔子仕魯在定公時係聖人去就出處大節所關不容不考其實愚故略為辨正參觀論語恆解乃明勿以為好辨可也

哀公

楊氏士助曰公名蔣定公之子敬王二十六年即位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終矣二十七年薨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敬王
六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趙氏鵬飛曰繼正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左傳春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於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案隨世服於楚然未嘗與侵中國也今始見之定公六年鄭滅許矣此復見者蓋楚復之夫楚之陵中國聖人所不許也今書爵者豈以其復讐而予之歟蓋是時中國無修德匡王之人楚乘隙而合諸侯以陵蔡書楚子圍蔡斥其人以著其暴既書楚子則不得不爵陳隨許書三國從楚圍蔡惡其不自立而役於楚以助虐也

鼯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郊牛下穀有角字

鼠食郊牛必有不敬不潔者也改卜而郊於四月上辛猶爲及時書之以誌變禮之近正者

秋齊侯衛侯伐晉

左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案晉固無足爲諸侯盟主然齊衛助臣

而伐君非禮也書爵斥其以國君而助逆臣非予之也魯及齊衛伐晉而不書諱之也諱魯則伐晉之非益見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謹矣魯何爲而伐之哉三家利其土地非公意也書何忌帥師以著其惡而公之不能繼父志壹政權其失亦見矣

附解事無定而所以處之之道亦無定得其中正卽善矣春秋夫子卽事明理之書隨時處中卽此而見前人多泥字句書法動以例而言真乃可笑三傳已然他更不勝屈指如本年楚子合諸侯圍蔡齊衛伐晉皆書爵仲孫及下年叔孫等伐邾書伐豈得據書爵書伐之例以爲予之乎魯

之僭郊乃祈穀上帝以后稷配而用盛禮非冬至祀天之
郊祈穀在春因牛傷改卜四月上辛乃郊本無可議先儒
亦誤或問麤鼠微物而食郊牛何故愚曰王者代天理物
法制所在苟非不道則天心賞罰亦因之況祀以祈穀爲
萬民生計上之人平日無養民之實政臨事又或視爲具
文則神弗享之藉鼠以警理之常耳世人以天道爲高遠
神明爲恍惚則臨保帝謂之義皆爲虛誕其以此等事爲
怪妄亦何足怪

敬王二十二年申戊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濶東田
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濶火號反

又音郭句繹杜注邾地應在今山東兗州府鄒縣界

左傳春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濶沂之田而受盟案詳書三家伐邾罪其無君而擅兵虐小也書取田及盟罪其貪人土地而抗與國君盟也三家伐邾同取田者季氏先歸故盟止叔孫仲孫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左傳初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郟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郟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郟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郟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案公子郟知蒯躄無罪被逐必不安于外輒贖之子立輒如立躄可以安社稷足矣

郟亦賢矣哉

滕子來朝滕朝止此諸侯來朝亦止此

滕兄弟之國也魯已衰而猶來朝以魯為宗國也使哀公發奮自強猶足以復周公之舊而不能也書來朝無異辭然慨魯之意可見矣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左傳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大子繞入人衰經偽自衛逆者告于門哭而入遂居之案衛靈公叛晉從齊晉趙鞅與范中行氏構難齊衛助范中行氏鞅深忿之今衛靈卒甫六十日而趙鞅帥師納蒯聵非果欲納蒯也欲併衛也衛人知其謀故不納蒯書趙鞅帥師著鞅之包藏禍心書于戚明鞅志不在送蒯入衛使衛輒果拒父則當書衛蒯聵自晉入于戚不以鞅為主矣稱世子者明蒯有子之責南子在堂靈

無遺命召聵公子郟又不肯立則衛舍輒無可立者且晉將併衛衛安得不立君以拒之春秋不以衛繫蒯聵如齊小白入于齊之例正以聵固不得遽可歸衛也詳見下文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鐵公作栗又作秩

左傳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為右登鐵上望見鄭師眾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纛旗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案鄭助范中行氏而趙鞅禦之以趙鞅主戰何也鄭固無禮然鞅主晉政不能以禮綏諸侯懷私忿而報怨其納蒯聵於戚也非果欲納之乃以納蒯為名欲乘隙併衛及衛覺其詐遂置聵於戚而已亦屯兵於是蓋據戚以扼衛鄭之要道鐵者戚城南邑也書鞅帥師鄭罕

達帥師著當時大夫柄兵私黨私怨交相攻伐均不義之至也是時蒯賸猶不知鞅計故為之用

冬十月葬衛靈公

衛人立輒以拒晉如宋立公子魚之謀經書葬靈公如常辭則輒之立為無罪可知矣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左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眾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案蔡始因楚伐而請遷於吳楚伐之蔡降楚師還蔡悔其請遷于吳懷異志故吳將襲之蔡懼吳而不能禦也委罪於公子駟殺之吳卒遷蔡于州來以自遷為文罪其自取也書殺公子駟而不去其官著其無辜殺之惡之之意可見矣

敬三十三年

己酉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左傳三年春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案趙鞅欲并衛挾賸以入戚衛知其謀立輒以拒晉鞅計不得遂畱賸於戚以兵戍之如金人立劉豫之謀使其父子相拒並為捍齊鄭諸國其計狡矣此齊衛同圍戚為晉趙鞅屯兵於此以敗鄭故齊合衛師而圍之聖人書齊國夏石曼姑帥師圍戚先齊後衛於戚若敵國然不以罪輒以鞅故也蒯賸初不知晉計以為鞅實欲納之也故於鐵之戰為鞅盡力既見鞅不實心送己入國亦知其計矣故遂居戚而不與輒為難輒之始也亦非敢稱兵拒父特以南子在堂父不敢入己遂藉此久據而當晉師既退不遜位以迎父聽其久居於戚則為忘親不仁矣故衛人以為輒之立為非而冉有子貢亦不能決正為趙鞅懷奸以構其父子也及夫子言夷齊之仁而輒之久據君位忍於忘父為不仁乃見前子拒父其悖顯然何待問之夫子而後知也愚於論語為衛君章詳之茲第就經文以詰其概

夏四月甲午地震

春秋左傳卷八 哀公

巳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左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逾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侯于宮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案桓宮僖宮桓僖已祧而復立之廟諸侯五世則祧主入于祧廟今魯因三家皆出自桓立于僖故二公已祧而別為之廟擬于文武世室非禮也故孔子聞而知之家語所載甚明胡氏安國之說亦是毛西河非之謂果立桓僖廟經必書之然非禮立廟出自三家之意何以必書不書其立廟而書其災足以戒矣且不曰廟而曰宮固不許其得為廟也毛氏好為異論多失經旨似此者多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縣今山東沂州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本邾國後屬魯名啓陽也漢避景帝諱作開

杜氏云備晉諛也啓陽故邾國其地在邾東鄙近於費蓋亦魯取之於邾者防邾來爭故帥師城之直書其事三家擅兵侵奪之罪已著

宋樂髡帥師伐曹

曹助樂大心入蕭以叛宋怨之故伐曹而不書宋公書樂髡者當時大夫專政髡蓋主其事故書以著其擅兵虐小罪之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左傳秋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朱子曰康子奪嫡即此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毛氏曰獵公子駟之子也按既枉殺其父又無罪以放其子故不去其官與族而書人以惡之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邾謹於事魯而魯三家必欲并其地書二子帥師圍邾惡其擅兵虐小而公之不綱亦見矣

敬王二十四年 庚戌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二月公穀作三月殺公穀作弑

左傳四年春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眾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日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錯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孔氏穎達

日宣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申是隱大子之子文侯元孫與高祖同名周人以諱事神二申必有誤弑君是公孫翩翫賤故稱盜不言弑其君者賤此盜也盜賤不得有其君故以盜為文不得言弑其君案孔說非也弑君確知其人不書以彰其罪乎翫為公孫奚得云賤賤之而曰盜盜之名庸甚於弑逆之名乎左氏云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字謂懲字之義註疏說也然於文義為強諸大夫恐其又遷何以便欲弑之又何為翫一人射之君在何處何無一人相從翫一人遂得射之門為誰氏之門左氏所記甚模糊則蔡侯之弑必諸大夫同謀或激怒國人使賊弑之不能確指其人故書曰盜盜其人耶盜諸大夫衰世以弑逆為兒戲史失其實聖人亦無如何豈得妄為之說致悖於大義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

左氏文之錯殺公孫翩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蓋謂翫之黨也然以經考之不然詳見下文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小邾雖微國君也宋恃強而擅執之其罪大矣故稱人以罪之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杜氏預謂皆弑君之黨然經書殺而不去其官則非弑君之黨可知矣然稱國以殺者為大夫而不能匡君致盜得以弑君則亦有罪即二人之書大夫則公孫辰亦非弑君之黨可知經於弑君者不知其人第書盜矣豈不得正逆之人而可定從逆者哉左氏誤矣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蠻公作曼音蠻

左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繪關偽言吳將沂江入郢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

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楚以兵臨之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懼僞言將裂田以與蠻子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案戎蠻子邇於楚而庇於晉既不能庇之而又為楚詐執之以歸楚其罪大矣貶而稱人曰歸之於楚深惡晉人以京師視楚為中夏之大辱

城西郭

杜氏預曰備晉也然三傳不言其事則無容妄說與作必書重勞民也況在夏春乎公弱凡事仍臣下為之書以志耳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步各切公作蒲

湯伐夏而為夏社以戒亡國周代商而亦為亳社記曰亡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有屋故災書之記異也魯不能

鑒于殷亦可知矣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汪氏克寬曰在位二十三年子虞母嗣是為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高氏閌曰國亂故緩

葬滕頃公

敬三十五年 辛亥

春城毗毗頻夷反公作比又作莛

與城西郭義同

夏齊侯伐宋

齊非能以義匡諸侯也然宋伐曹執小邾子有可伐之罪故書爵書伐

晉趙鞅帥師伐衛

左傳春晉圍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昭子使為柏人昭子曰夫非而讐乎對曰私讐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柏人夏趙鞅伐衛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案趙鞅怨衛助范中行氏故挾蒯躄以圖衛非誠欲納躄也書趙鞅帥師圍衛惡其以私怨興師擅伐而左氏言范氏之故也經傳具見趙鞅之隱而論衛事者不詳考春秋謂以子拒父子貢諸賢亦不能決其是非可謂鹵莽矣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哀公

左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于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天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于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于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家氏鉉翁曰景公行事無一可稱彼謂晏子以其君顯殆不然歟

冬叔還如齊

還音旋

高氏閻曰使卿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喪事不數閏五月而葬蓋景公嬖少子荼使高國二臣立之寘羣公子於萊公卒羣公子皆出奔國有故故草草也喪不數閏公羊之說非

敬三十一年

六年壬子

春城邾瑕

瑕公作葭邾瑕杜注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在濟甯州南十里

魯有負瑕此邾瑕蓋取之邾者也不曰城瑕而曰邾瑕惡其不義而非時疲民蓋三家之為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左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因鮮虞納荀寅于柏人鞅執晉政不能以義綏諸侯而區區報怨屢興師以伐國疊書於冊惡之之意可見矣

吳伐陳

左傳吳伐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於城父案書吳不書人書爵以夷例之也不講信修睦而興師報怨聖人所惡楚救陳不書不果救也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案左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而陰構之告高國以諸大夫偃蹇使去之又告諸大夫以高國將盡逐之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莒施來奔夫陳氏厚施於民以圖竊國久矣景公知而不能早為之防又廢長立幼以啓亂階高國為世臣既不能力爭於君以正國本受其顧託已屬質質且於陳乞之偽竝無覺察致使構陷見逐書名來奔固所以著其不明之罪而景公啓亂陳乞懷奸後世人君輕其國本付託非人權奸篡逆因之觀此可知戒矣

叔還會吳于祖

許氏翰曰叔還以吳在祖故往會之案以臣而會君抗也吳欲得志於中國而無其端魯雖弱望國也思結魯以為援此會蓋吳志也故以往會為辭而導吳以凌中國之罪亦著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左傳秋七月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讐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於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榮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七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荼音徒又丈加反公作舍

案左傳陳乞使召公子陽生匿于其家強盟諸大夫廢荼而立陽生然未殺荼也陽生使朱毛告乞求殺荼乞未從陽生使毛遷荼于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則殺荼者陽生也而書乞弒者非乞陽生何以入廢荼立陽生致荼不終安得逃弒逆之罪然陽生豈無罪哉景公未立陽生為世子則與荼等耳使其以父命為重奚肯奪弟之位乃貪位而受賊臣之私既奪其位又忍心殺之天理何存書陽生入于齊接書陳乞弒荼明陽生與乞同弒君也而豈以陽生當立獨歸罪于乞哉故書法與齊小白入于齊取子糾殺之相似而糾未為君較異於荼小白之立亦不道也其必殺子糾亦與陽生同事雖略殊而不仁不義亦一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魯恃強屢伐邾蓋三家之謀也書何忌帥師惡之至矣

宋向巢帥師伐曹

書帥師伐罪其恃眾凌弱當時各國皆以大夫專政疊書以著其惡

敬王三十七年 癸丑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瑗于眷反

左氏謂鄭叛晉故也李氏廉曰宋叛晉已久豈復為晉討鄭是也蓋是時大夫專政恃眾凌人已漸開戰國之習經屢書大夫帥師侵伐惡其僭且暴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曼音萬

左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案衛叛晉已久晉挾蒯賁以構其父子而賁父子亦覺之故賁安于戚不為趙鞅盡力輒隱忍偷安亦不迎其父皆晉趙鞅之罪也但輒以晉之故久據位而不迎其父夫子所以謂為不仁

春秋左傳卷八

哀公

四

夏公會吳于郟

郟穀作繪

左傳夏公會吳于郟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辭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羸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郟以吳為無能為也案魯不務自強而遠結於吳卒使吳乘釁來伐書公會吳於郟以著其自弱而致於人之失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大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於繹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于郟行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案擅伐國而以其君歸大惡也於外曰獲於內曰來內外之辭別耳不言滅者吳伐魯而魯仍復邾未嘗滅也滅邾者三家強公行耳書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公不君亦不得辭其咎矣此事之直書而其惡自見者邾子名惡其自取敗亡不死社稷也

春秋左傳卷八 哀公

見

左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
不救冬鄭師救曹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疆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
曰我死爾聞公孫疆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
曹鄙人公孫疆好弋獲白雁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
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疆
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
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北揖北大城鍾邗案宋以私怨
而屢伐曹今又欲滅之書人書圍罪其暴也
鄭能救曹雖無成功春秋所許也故詳書之

附解天人一理也理之所在而氣數因之故積善必有餘慶
積惡必有餘殃積之云者非一朝夕之故也古今術士言
禍福多中而不知以理為憑故往往自罹災殃執理者又
專言理而不言禍福不知氣數統於天理理在而感應因

之數乃理之昭著者也夢卜徵驗其幾甚微其事在若有
若無之間惟有德者知之不輕信亦非不言故曰知幾其
神乎左傳記災祥事甚多辨之不能悉辨如鬼謀曹社人
以為曹亡數也否則謂其妄也而豈知即此可以知修德
迴天栽培傾覆之義哉陰陽迭為消長故盛衰本天道人
事之常豈有久而不消歇者第有盛必有衰者數也而衰
極必盛者理也理在天為元氣在人為善德人性本善全
其天性者為善人天道生生而不窮者一元之氣不窮實
由一元之理無終極也人能存天之正理即可存天之正

春水心解卷八
三一
氣故數有盛衰德可迴之堯舜之子不肖而堯舜有盛德
知天下不可以匪材治不以天下與子作賓王家歷三代
而不窮此以理迴氣數之道也曹將亡而振鐸示夢於人
使其子孫知之而卽戒慎自強豈尙必亡哉奈夢者不言
於眾朝廷不知公孫疆竟見用而曹亦亡則人事相左非
氣數之必不可迴也曰何以不夢於其君臣曰富貴中人
勢利薰心自謂高明豈信夢卜且人必有清明之志氣而
後鬼神假夢以相通高宗夢傅說文王夢非熊其感孚有
由來矣常人素無德行神昏氣濁與天日遠下達者斷無

上達之階亡其幾希安於愚蒙又何況夢之恍惚而可憑
以言理乎孔子曰知我其天天生德於予天未喪斯文何
其信天之確如斯周公頌文王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
大聲以色若與天相告語者豈爲誕哉夫德固存於聲色
之外所謂毛猶有倫必極之無聲無臭而後是也然無聲
無臭者實不必求諸渺冥而近在身心心至隱微心全乎
德又何人知之惟天知之耳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心
性在我而其原在天天人一理又安能不一氣故夢原是
幻亦未必皆幻以理衷之則幽明始終之義未嘗不在焉

若示夢其子孫亦未必信耳

敬王三十三年 八年 甲寅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左傳八年春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疆以歸殺之案宋擅滅人國而執其君罪莫大焉斥書宋公入曹著其橫暴之罪不書滅存曹也曹周之同姓宋為商裔獨不思周念成湯存宋而擅滅周同姓乎故存曹以惡宋也

吳伐我

左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

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唇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有因於吳竟拘郈人者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戰於夷吳臣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舍於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案魯滅邾而吳救之乃不書救者何吳因茅成子之言而與師又不明正魯入邾之罪復受盟而還則非義矣然魯無

故擅滅人國其屈在己實有可伐之罪故書伐我以見其自取

夏齊人取讎及闡

闡尺善反公作僱後同闡杜注在東平剛縣北漢志剛縣故闡城今兗州府甯陽縣

本魯闡邑地故剛城

左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鮒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讎及闡案左氏誣矣康子女即與人通烏肯自言季氏即知其事豈有不令女歸而留與鮒侯便乎公羊謂魯以邑賂齊較為近理齊因魯滅邾來伐先取二邑魯懼成即歸邾子耳然不書取我田而第書取者言其取之之易我取邾邑而人亦取我邑究之不能不歸邾子有深惡魯之意

歸邾子益于邾

左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梏之以棘使諸大夫奉

大子革以為政案魯畏吳與齊而歸邾子黃氏仲炎曰易所謂不威不懲者小人也哉直書其事貶可見矣邾子名

穀梁曰失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過音

齊人歸讎及闡

左傳秋及齊平九月臧賓如如齊泣盟齊聞止明來泣盟且逆季姬以歸嬖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季姬嬖故也案左氏則齊以季姬故而取亦以季姬故而歸齊大不近情理杜氏以為姬即與鮒侯通者尤不可信果爾前齊欲迎而不與今忽又與之齊不察其故而任魯不與或與直無復有知覺者然則何以歸邑日魯及齊平耳不因季姬也季姬或公女未必即季康子之妹

附解春秋諸侯皆先王封國則宜無可區別而經頗不同以其所以自為者不同耳如吳楚僭王則黜之齊遷邢衛亦禁之其滅人之國執人之君尤深惡矣而或書入或書滅書執君不無微異宋公執曹伯與晉人執虞公同本見滅而不書不予其得滅且惡滅之者之甚也虞為舜後曹乃周宗晉篡國而滅虞宋殷遺而滅曹一則不念神明之後一則不尊天潢之屬其罪之為深前人誤以曹交為曹君弟遂疑曹猶未滅不知曹交以國為姓者非尚有曹國也

敬王三十四年 乙卯

春

王二月葬杞僖公

三月而葬速蓋是時禮廢多不如禮也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北

雍於勇反又於用反雍北杜注雍北縣屬陳畱郡今河南開封

府杞縣治

案左傳鄭宰達嬖臣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北宋皇瑗圍鄭師宰達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於雍北毛西河謂左傳不近情理嬖人安得與師取人之邑然是時大夫專政宰達授之以兵使取雍北非許瑕自有兵而自與師也蓋潛師襲雍北欲取之不虞宋師大至故宰達即往救而大敗書取易辭也鄭宰達無道以嬖人之故欲取人邑反為人所取故言取以見其自陷於羅網

春秋左傳卷八

哀公

五

夏楚人伐陳

左傳夏楚人伐陳陳即吳故也案陳滅於楚楚昭復國而封之因吳之伐復從吳小國困於強鄰情可原矣楚乃恃強伐之故書人以示貶

秋宋公伐鄭

宋景入曹而執其君今又伐鄭貪兵不已書爵書伐斥其人著其暴非予之也

冬十月

敬王三十
五年

十年

丙辰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左傳十年春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案邾子又無道吳人囚之使邾大夫奉太子為政今脫奔魯書名來奔

惡其不德而自取賤之也奔齊不書書奔以賤之足矣

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左傳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于鄆齊人弑悼公赴於師吳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案弑君大惡也若悼公果弑聖人詎弗考其實而仍史書卒乎當時陳氏專政吳師至而公適卒時人或疑陳氏弑之然吳子三日哭而不退兵及齊敗之乃還則齊未嘗以公卒說于吳故吳亦不以公卒而罷兵也左氏云弑公以說于吳不亦謬哉經止書卒則不得從傳而以為弑

夏宋人伐鄭

書人惡其貪兵結怨不休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左傳夏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
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于是乎取犂及轅毀高唐之
郭侵及賴而還案齊與衛屢救范氏趙鞅怨
之故乘喪伐齊書鞅帥師惡其恃眾尋怨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公會吳伐齊必俟吳師去而後敢歸故春伐而五
月方至書至自伐齊見公之役於吳而不自強也

葬齊悼公

公方伐齊何以又使會
葬益見公之為吳役也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定十四年公孟彊出奔鄭自鄭奔齊今齊納之復歸于衛
蓋南子已死而衛受之也其出也非其罪故書衛書歸

薛伯夷卒

夷公
作寅

秋葬薛惠公

薛小國而魯弔會葬猶哀
世禮之僅存者故詳書之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左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
安民乃還案凡書救未有不善者也或謂陳本屬楚因吳
使之叛楚即已楚故伐之今吳救陳不足為善然小國無
奈大國何即楚即吳不能自主豈必即楚而後是哉則楚
之必服陳也非也而吳之可救陳也亦是也季札之言已
定其是非何
容別為之說

十有一年

巳丁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春秋左傳卷八

哀公

三

三十三
六年

左傳十一年春齊為郎故國書高無平帥師伐我及清季
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
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
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
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于齊之兵車一室敵
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
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而列於諸侯矣季孫
使從于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
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
帥右師顏羽御郚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
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求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
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
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
日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
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
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
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

十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
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
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
也案書伐我而不書地齊敗魯勝亦不書罪魯也齊魯唇
齒世交公會吳伐之齊師伐我我自取也雖幸勝庸足錄
乎然子以冉子為義何也兵既入境國將危則不得不禦
之蓋其失在前而不在後諸
賢皆魯人故以衛國為是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多反
左傳夏陳轅頗出奔鄭初轅頗為司徒驪封田以嫁公女
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啗進稻體
梁糗服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
對曰懼先行案轅頗藉公營私剝民以逞為眾所逐書名
出奔賤之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

績獲齊國書

左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王申至于贏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不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間止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王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問止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案書公會吳伐齊著公之導吳也止言齊及吳戰而公已在其中敗齊魯何益哉國書不能臨事而懼善為國謀輕與吳戰喪師辱國身亦被獲書及吳戰以深罪之為人臣戒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來赴故書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傳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宋子朝女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姑疾臣向魋魋得罪出城鉏人攻大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案齊之奔固由孔文子然其不能以禮律己而正家書名出奔著其自取也左氏孔文子將攻大叔段補仲尼止之之事

附解大國有命卿之制春秋可考者齊高國耳陳氏已盛欲盜齊而不敢遽為憚齊公族及高國也子雅子尾卒而公族無人高氏為陳氏所構高國沒而陳氏乃大詳考陳氏奪齊其深謀遠慮為後世莽操司馬所祖有國者不可不鑒也夫齊固非有大失德之君特陳氏世官世祿積私財以行小惠景公時晏子已明言之公不於時收其柄祿坐令市恩怙勢以至竊國人謀不臧豈誠媯將代姜天為之乎陳氏已專國政而國書猶掌兵柄使其知進退察奸邪引用賢臣潛消逆志齊何至亡乃貿貿以勝吳為志身死

而國隨之經故以國書主戰書獲書以惡之也至哀公結吳報怨惡之之意則正解已明

敬王三十
七年

十有二年
戊午

春用田賦

左傳季孫欲以田賦訪諸仲尼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止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弗聽案周制賦法田則什一而稅至兵制則止乘出甲本有定數本無多取者以用兵時少特備不虞耳今魯兵戎煩而軍費一切不貲取諸山澤等雜賦者不敷所用故將一切雜稅歸併在田上令民出之是為以田賦而不以止賦也病民特甚故書以譏之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左傳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吳諱之使若宋女者然其稱為孟子久矣但何以不書夫人著魯君臣不道之罪也昭公卒于外季氏不以君則不以孟子為夫人定公仍之至哀公猶不更正卒而不以夫人禮喪葬史或書其卒而不稱夫人或竝未嘗書夫子則必書之明夫人至此始卒而魯不以為夫人也且其葬以見不以夫人禮之之實若為魯諱也而實大彰其惡也

公會吳于橐皋

橐章夜反又音托橐皋杜注在淮南逡道縣東南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拓

皋鎮漢之橐皋縣春秋吳邑也

左傳公會吳於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案公會吳伐齊而勝懼齊報怨復會吳於橐皋書公往會以著其不自修而倚人之失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鄆

鄆音云公作運鄆杜注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今江南

揚州府如皋縣東立發壩古發陽也亦名古鄆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瘕無不噬也而況大國乎秋衛侯會吳于鄆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衛侯歸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於夷乎

執焉而又說其言從之固矣案是時中國無主盟者而吳方恃強役小然越已將報之諸侯知而吳不自知也故公雖外從吳而內懼結宋衛以自固屈尊以與外臣會不自恤也書以致慨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北玉暢岳戈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二月鄭宰達救岳丙申圍宋師案宋貪兵不已書帥師伐以著其暴也

冬十有二月螽

周十二月夏令十月螽當伏矣猶有之異也故書左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北聞之火伏而後螿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杜氏以長歷推之謂此年當置閏而不置閏故子言猶西流明夏之九月尙可有螽也然螽即蝗也蝗

至十月生子入土而斃亦不應尙為災宜十五年冬螽生同皆以異書季孫面問夫子難以面斥其非但言司歷之過以失閏亦非敬民時之道歲氣乖而螽生舉其一端言之不能直斥諸弊內諱當然至筆削則直書其異矣

附解周家什一取民田賦出兵民即兵即農固不待言即百工技藝皆以民括之是以免置亦有干城魚鹽非無傑士因周禮一書被穿鑿支離之說紛紛競作致亂其真而儒者又不知時中之義遂使孔孟所言詩書所載在在齟齬如季孫用田賦左傳及國語記夫子告冉子之言大略相似皆言以田賦軍費耳說者不一益之惑亂今以周官證明之大司徒以九職任萬民生財之道不專在農夫也

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則取民之制亦不止
在田賦也而田賦爲本蓋民爲國本食爲民天養生之源
不可或苟天時地利人工一有不齊民生莫保國本何賴
至兵者聖王不得已而用之雖不可無備然何可因此虐
民故兵賦之法至爲簡慎大司馬凡令兵賦以地與民制
之不拘一定下文言上地食者參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
人之類可見臨時斟酌有許多周詳之道在焉魯疲於兵
役已履畝加稅作中軍舍中軍屢向民間設法取財矣至
此猶患不足又欲將山澤商賈三農之外雜賦如今雜稅

等項一概使民出之是爲用田以賦其如何賦法經未詳
言傳亦無實遂令儒者臆解官禮之言以釋聖經毛西河
力詆前人而其說亦恟恍無據他更荒謬矣孟子卒係夫
子特筆愚正解已明若諱娶同姓之失其小焉者夫子豈
必書之耶左氏記季氏不綏放經而拜可見季氏不臣之
罪不得以證夫子書法使人君娶同姓小失夫子亦必大
彰明之則非臣子之道矣前人何太不明

十有三年

己未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左傳十三年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賡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虛案取易辭也宋欲取鄭反為鄭所取故書取以惡之見其自取然鄭之殘已甚矣故書取以惡之

夏許男成卒

成公作戊

汪氏克寬曰元公也蓋國滅而楚又立之書此以存許如未滅者然不與其得滅亦不與其得立也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杜注陳留封北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為

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沂水出蓋縣臨樂山入于泗而濟水在封北縣南是時夫差既通江淮遂帥舟師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復穿魯宋之境連屬水道有不通者鑿而通之以達於封北之濟杜氏所謂近濟水也今黃池在河南開封府封北縣西南

左傳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案吳夫差欲霸中國以晉嘗主夏盟欲脅服之以令諸侯其將盟爭先

蓋事之所有然經不書其盟而但書會則固不予其強盟諸夏矣又書會晉侯及吳子則不許吳先晉亦明晉侯既書爵則吳不得不書子且吳僭王而書子正所以正名分而黜狂僭也單子不書蓋吳強之非王之命不書正所以為尊王也公穀之妄太甚不可從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楚無如吳何乘其出會而伐陳書以惡其不自修而恃眾報怨也

於越入吳

左傳六月丙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讐而弗殺也大子日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

春秋左傳卷八 哀公

三

入吳人告敗於王王惡其聞也自到七人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案吳夫差肆其貪虐欲爭長中夏而越已入其國都人君不務修德愛民而好大喜功窮兵不已未有不貽伊戚者也胡氏安國曰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信矣

秋公至自會

左傳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于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

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謠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纁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禍之父睨之對曰梁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大宰謠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冬吳及越平案吳強公會且將以公見晉侯其辱公殊甚公不自脩有以取之也書公至自會危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下公無曼字

晉修范中行之難屢侵伐衛且構贖輒父子使相爲敵而衛悟其計贖不與輒爲難衛輒亦不服晉也晉無如衛何其恃眾書侵罪其無名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螽害稼
記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孛音佩
又音勃

公羊孛者何彗星也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高氏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為不加宿也案孛兵象見於東方是時中夏衰微吳楚越相爭不已之象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烏侯反公
作區苦侯反

夏區夫蓋陳大夫其事不可知而經特書之則必區夫無見殺之道而被殺書盜以賤惡其人而書殺見陳之不國也高氏閏謂區夫夏徵舒之後徵舒弑逆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書其為盜所殺與華孫同謬矣哉

十有二月螽

許氏翰曰春秋書魯人事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三螽見其重賦害民傷和致異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

附解周以天下為公封建諸侯使之世守卿大夫亦世官世祿天子惟治畿內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如民生世守家業然聖人之意以為但能父安百姓各相安於無事足矣不必盡歸一人之操縱也第久而冒昧侵并強凌弱眾暴寡亦勢所必至故春秋諸侯僭亂已而大夫陪臣皆效尤然止於互相侵奪以擅富強無一人覬覦九五妄圖非

分者以其初無利天下之心故人亦不以其天下為利也
齊桓創霸糾合匡周晉世紹之主盟中夏抑強扶弱繇延
數百年皆無有不奉共主者及晉室衰而大夫擅權列國
亦爾中夏無領袖矣而入郢之後楚既陵夷吳越繼起越
歸職貢於王吳亦上求王臣會晉黃池欲以雄長諸夏可
見周至微弱猶為天下所尊但夫差無德恃強欲長諸
侯其不自量殊甚聖人惡其橫肆書法至明而公羊曰會
兩伯也重吳也穀梁曰吳進矣其昧於經旨真堪噴飯然
吳方狂肆於越已乘其後不久卒為所沼自是而吳亡楚

亦燼三晉分田氏篡周之不可復興昭然矣然且七雄爭
伐荼毒天下已甚而周室晏然非二周私分畛域赧王不
至困於籓臺故周室之亡如人耄耄奄奄無病而終歷觀
古今有幾亡國喪家而子孫不遭荼毒者忠厚開基與刻
薄成家孰得孰失何去何從人其思之

十有四年

庚申

春西狩獲麟

左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
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案狩常制
西狩魯大夫狩也故曰叔孫氏之車子而穀梁曰薪采者
公羊曰非狩何哉狩常事不必書為獲麟而書也麟仁獸

敬王三十
九年

亦靈獸也非聖王不出非時而出又被獲則不祥矣夫子
觸物與感非因是而始作春秋也夫子自言託諸空言不
如見諸實事其義已明初意止是以訓門人即事以為時
中之法至懼亂賊正人心孟子所言聖人必不以此自居
絕筆于獲麟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同一道窮之歎固情
理之常無足異者杜預謂有感而起有感而終已屬非是
況云文成致麟等之妄說奚足道哉其絕筆於此者固誌
感慨亦以天下大勢已去周不可復興魯不可復振也愚
於前附解已詳之

附錄餘傳

聖經絕筆於獲麟公穀皆然而左氏獨至孔子
卒蓋尊孔子志其終也弟子之宜也其下又記
事終哀公之世亦史之宜至悼之四年一節則或門人
所記既以終荀瑤事且以見三晉分而周更微亦無譏
也非夫子所作故皆曰傳

小邾射以句繹來奔

左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
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干乘之國不信其盟而
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
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夏四月齊陳恆執其君寘于舒州

也案舒州今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薛城是後漢郡國志
云薛城在春秋之季曰徐州竹書紀年云邳遷于薛改名

徐州亦

左傳齊簡公之在魯也闕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
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于公曰陳闕不可竝也君其
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
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
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己已有喪
而止既而陳宗曰有陳豹者長而上僂望視事君子必得
志欲為子我臣憚其為人也故緩以告子我曰何害是其
在我也使為臣他日與之言政說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

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王申成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劔曰需事之賊也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于弇中適豐止豐止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陳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及彤眾知而東之出雍門陳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東郭賈奔衛庚辰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庚戌叔還卒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

陳宗豎出奔楚

宋向魑入于曹以叛

曹杜注哀八年宋滅曹以為邑

左傳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魌先謀公請以鞶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鞶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日余長魌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日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魌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之其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曰天下有先君對曰魌不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願騁而告桓司馬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魌遂入於曹以叛六月使左

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於曹取質黹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於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黹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黹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而奔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北與

莒子狂卒

六月宋向黹自曹出奔衛宋向巢來奔

齊人弒其君王于舒州

左傳甲午齊陳恆弒其君王于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

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秋晉趙鞅帥師伐衛

八月辛丑仲孫何忌卒

左傳初孟孺子洩將圍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圍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歸

冬陳宗豎自楚復入于陳陳人殺之

陳轅買出奔楚

有星孛

饑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成叛

左傳十五年春成叛於齊
 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
 夏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
 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
 無乃廩然隕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憂寡君敢辭上介芋
 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為不道薦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
 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隕隊絕世
 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
 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
 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
 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
 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為諸
 侯主先民有言曰無穢虐士備使奉尸將命苟我寡君之
 命達於君所雖隕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

吳人
內之

秋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
 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
 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
 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

夏五月齊高無不奔北燕

鄭伯伐宋

秋八月大雩

晉趙鞅帥師伐衛

冬晉侯伐鄭

及齊平

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
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
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
之成曰善哉吾不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
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對曰寡君之
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
地自濟以西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
因其病取讎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
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

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贏
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慄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
孔文子卒通于內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
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為請於伯姬
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于孔氏之外圍昏二人蒙衣而乘
寺人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樂甯問之稱姻妾以告遂入
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與殺從
之迫孔慄于厠疆盟之遂劫以登臺樂甯將飲酒炙未熟
聞亂使告季子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季

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
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
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
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
大子焉用孔慄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
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壓敵子路以戈擊之
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
也其來由也死矣孔慄立莊公莊公害故政欲盡去之先
謂司徒矚成曰寡人離病于外久矣子請
亦嘗之歸告褚師比欲與之伐公不果

衛公孟彊出奔齊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卯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衛侯輒
來奔

二月衛子還成出奔宋

左傳十六年春瞞成褚師比出奔宋衛侯使鄆武子告于周曰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逋竄于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獲嗣守封焉使下臣胙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胙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

夏四月己丑孔北卒

左傳公誅之日旻天不弔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莞莞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于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誅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杜氏預曰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亡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案孔子作春秋終於獲麟之一句自小邾以下蓋左氏採魯史之文而略竄易之至孔子卒以尊聖人其餘傳終哀公之世以成十二公之紀末繫韓趙魏滅知伯以見三晉之始非連續其文至悼之四年也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晉室分而諸侯非舊乃變為戰國此左氏終篇

之意也

附解愚於左傳是非不辭辨斥非必與前人爭也聖人已往全憑遺書尙在即其書以考其言行凡聖人之行固身體之聖人之言亦必實踐之然後可以全乎人理無忝人倫若是非稍有不明何以知所效法況春秋一書夫子因空言無補欲以實事明理使人易於知其是非故事雖晚近之事理即時中之理即夫子褒貶知夫子行事豈可一毫失中故不辭繁瑣為之辨明至諸家更不待言矣獲麟以下不置一詞以非聖經比可否無容必爭讀者其亦可以

諒愚之心矣或曰小邾射以下乍觀亦似無異聖經子以爲何如也曰如陳恆執其君一事祇當書陳恆弑其君壬于舒州傳其先執之事可也否則書恆放其君子舒州弑之足矣書執其君寘于舒州止是一放字一事而兩記非也他可以知

左傳

六月衛侯飲孔悝酒于平陽重酬之大夫皆有納焉醉而送之夜半而遣之載伯姬於平陽而行及西門使貳車反而於西圃子伯季子初爲孔氏臣新登于公請追之遇載不勝者殺而乘其車許公爲反而遇之曰與不仁人爭明無不勝必使先射射三發皆遠許爲許爲射之

楚大子建之遇讒也自城父奔宋又辟華氏之亂於鄭鄭人甚善之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謀於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於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謀焉遂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劔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俊勝謂石乞曰王與二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劔不動勝日不爲利詔不爲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嬖者去之吳人伐

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
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子期曰昔者吾以
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
弑王不然不濟白公曰不可弑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
守矣乞曰有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
矣何患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
吾聞之以險徼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修
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閻為王子閻不可遂劫以兵子閻
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王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敢不
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殺之而
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宮負王以昭夫人之
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
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
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不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
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
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遇箴尹固帥其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
棄德從賊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

奔山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也克
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王孫燕奔穎
黃氏沈諸梁兼二事國甯乃使甯為令尹使寬為司馬而
老于

衛侯占夢嬖人求酒于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
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
衛侯謂渾良夫曰吾繼先君而不得其器若之何良夫代
執火者而言曰疾與亡君皆君之子也召之而擇材焉可
也若不材器可得也豎告大子大子使五人與殺從己劫
公而疆盟之且請殺良夫公曰其盟免三死曰請三之後
有罪殺之
公曰諾哉
十七年春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成求令名者而與之始食
焉大子請使良夫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
釋劔而食大子使牽以
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三月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子為左右句
 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
 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
 晉趙鞅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大子
 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衛侯辭以難大
 子又使孫之夏六月趙鞅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
 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
 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又何辱筭
 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
 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甯將取陳麥楚子
 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
 老皆相命焉子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
 懼不用命焉子穀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
 克州蓼服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
 實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
 天命不詔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
 君盍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之賤而無其令德也

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陳麥陳人御之敗遂圍陳秋
 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
 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
 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改卜子國而使為令尹
 衛侯夢于北宮見人登昆吾之觀被髮北面而譟曰登此
 昆吾之虛縣縣生之瓜余為渾良夫叫天無辜公親筮之
 胥彌赦占之曰不害與之邑寘之而逃奔宋衛侯貞卜其
 繇曰如魚窺尾衡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亡闔門塞
 竇乃自後踰冬十月晉復伐衛入其郭將入城簡子曰止
 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晉
 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初公
 登城以望見戎州問之還十一月衛侯自郵入般師出初公
 翦之公使匠人欲逐石圃未及而難作辛巳石圃因匠
 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
 之大夫疾公子青踰從公戎州人殺之公入于戎州己氏
 初公自城上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為呂姜鬣既入
 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女璧己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
 殺之而取其璧衛人復公孫般師而立之十二月齊人伐

春秋左傳卷八

附錄餘傳

七

衛衛人請平立公子起
 執般師以歸舍諸潞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
 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于高柴曰諸侯盟誰執
 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
 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曷也
 宋皇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劉般邑以與之劉
 般愠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
 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初子仲將以杞嬖之子非我為
 子麋曰必立伯也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
 矣不識麋也公執
 之皇瑗奔晉召之
 十八年春宋殺皇瑗公聞其情
 復皇氏之族使皇緩為右師
 巴人伐楚圍鄭初右司馬子國之卜也觀瞻曰如志故命
 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甯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
 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甯吳由于還
 固敗巴師于鄆故封子國于析君子曰惠王知志夏書曰

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
 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夏衛石圃逐其君起起奔齊衛侯輒自
 齊復歸逐石圃而復石魋與大叔遺
 十九年春越人
 侵楚以誤吳也
 夏楚公子慶公孫寬追
 越師至冥不及乃還
 秋楚沈諸梁伐東夷三
 夷男女及楚師盟于敖
 冬叔青如京師
 敬王崩故也
 二十年春齊人來徵會夏會于廩丘
 為鄭故謀伐晉鄭人辭諸侯秋師還
 吳公子慶忌驟諫吳子曰不改必亡弗聽出居于艾遂適
 楚聞越將伐吳冬請歸平越遂歸欲除不忠者以說于越
 吳人
 殺之

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于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趙孟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爲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趙孟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閒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

秋八月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舉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

也公先至於陽穀齊問北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羣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二十二年夏四月邾隱公自齊奔越曰吳爲無道執父立子越人歸之天子革奔越

冬十一月丁卯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

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綏越人以歸

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夏六月晉荀瑤伐齊高無丕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北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北也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王辰

戰于犁北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

春秋左傳卷八 附錄餘傳 三

秋八月叔青如越始使越也

越諸鞅來聘報叔青也

二十四年夏四月晉侯將伐齊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

楚師伐齊取穀宣叔以晉師伐齊取汶陽寡君欲徼福于

周公願乞靈于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軍吏令繕將

進萊章曰君卑政暴往歲克敵今又勝都天奉多矣又焉

能進是德言也役將班矣晉師乃還饋臧石牛犬

史謝之曰以寡君之在行牢禮不度敢展謝之

邾子又無道越人執之以歸而立公子何何亦無道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

之公怒曰女為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

周公及武公娶于薛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此禮

也則有若以妾為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

為大子國

人始惡之

閏月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

有山告于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詬而納賂焉乃止

二十五夏五月庚辰衛侯出奔宋衛侯為靈臺於藉圃

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譏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

異於人若見之君將殺之是以不敢公愈怒大夫辭之不

可褚師出公戟其手曰必斷而足聞之褚師與司寇亥乘

曰今日幸而後亡公之入也奪南氏邑而奪司寇亥政公

使侍人納公文懿子之車于池初衛人翦夏丁氏以其帑

賜彭封彌子彌子飲公酒納夏戌之女嬖以為夫人寵衰期得

罪公使三匠人公使優狡盟拳彌而甚近信之故褚師比

公孫彌牟公文要司寇亥司徒期因三匠與拳彌以作亂

春秋左傳卷八

附錄餘傳

三

子曰彼好專利而妄夫見君之入也將先道焉若逐之必出於南門而適君所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帥焉揮在朝使吏遣諸其室揮出信弗內五日

乃館諸外里遂有寵使如越請師六月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郭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于五梧武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免也公以魯國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于大行又謂重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

與大夫始有惡

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皋如后庸宋樂莪納衛侯文子欲納之懿子曰君懷而虐少待之必毒于民乃睦于子矣衛師侵外州大獲出禦之大敗掘褚師定子之墓焚之於平莊之上文子使王孫齊私于皋如曰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已乎皋如曰寡君之命無他納衛君而已文子致眾而問焉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眾曰勿納日彌牟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眾曰勿出重賂越人申開守陴而納公公不敢入師還立悼公南氏相之

以城鉏與越人公日期則為此令苟有怨于夫人者報之司徒期聘于越公攻而奪之幣期告王王命取之期以眾取之公怒殺期之甥之

為大子者遂卒于越宋景公無子取公孫周之子得與啓畜諸公宮未有立焉於是皇緩為右師皇非我為大司馬皇懷為司徒靈不緩為左師樂棧為司城樂朱鉏為大司寇六卿三族降聽政因大尹以達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稱君命以令國人惡之司城欲去大尹左師曰縱之使盈其罪重而無基能無傲乎冬十月公遊于空澤辛巳卒于連中大尹與空澤之士千甲奉公自空桐入如沃宮使召六子曰聞下有師君請六子晝六子至以甲劫之曰君有疾病請二三子盟乃盟于少寢之庭曰無為公室不利大尹立啓奉喪殯于大宮三日而後國人知之司城棧使宣言于國曰大尹惑蠱其君而專其利今君無疾而死死又匿之是無他矣大尹之罪也得夢啓北首而寢于盧門之外已為鳥而集于其上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日余夢美必立大尹謀日我不在盟無乃逐我復盟之乎使祝為載書六子在唐孟將

盟之祝襄以載書告皇非我皇非我因子潞門尹得左師
 謀曰民與我逐之乎皆歸授甲使徇于國曰大尹惑蠱其
 君以陵虐公室與我者救君者也眾曰與之大尹徇曰戴
 氏皇氏將不利公室與我者無憂不富眾曰無別戴氏皇
 氏欲伐公樂得曰不可彼以陵公有罪我伐公則甚焉使
 國人施于大尹大尹奉啓以奔楚乃立得司城爲上卿盟
 曰三族共政
 無相害也
 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
 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于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
 孫莊子爲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爲夷
 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
 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
 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爲主而國于何有
 二十七年春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二月
 盟于平陽三子皆從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
 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
 固將召之交子曰他日請念

夏四月己亥季康
 子卒公弔焉降禮

晉荀瑤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齊師將興
 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
 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
 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
 七里穀人不知及濮雨不涉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
 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成子衣製杖戈立于阪上
 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敵
 齊使謂成子曰大夫陳子陳之自出陳之不祀鄭之罪也
 故寡君使瑤察陳衷焉謂大夫其恤陳乎若利本之顛瑤
 何有焉成子怒曰多陵人者皆不在知伯其能久乎中行
 文子告成子曰有自晉師告寅者將爲輕車千乘以厭齊
 師之門則可盡也成子曰寡君命恆曰無及寡無畏眾雖
 過千乘敢辟之乎將以子之命告寡君文子曰吾乃今知
 所以亡君子之謀也始衷終皆舉之而後入焉今我三不
 知而入之不亦難乎

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遊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于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秋八月甲戌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

施公孫有山氏悼之四年晉荀瑤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懷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鄭人俘鄴魁壘賂之以知政閉其口而死將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恥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悅趙襄子由是甚知伯遂喪之知伯貪而懷故韓魏反而喪之

按左氏爲魯史官則其記魯事自不止此特因夫子脩春秋以教門人北明在門人之列故傳終於孔子卒以全其爲師書至記事終哀公則史官之職其終言荀瑤事至悼四

年或左氏長年自記或孔門弟子所記均不可知要之三傳皆多荒謬而左氏較公穀爲優經義賴之以考固宜後人重之也

人重也

朝聘之禮而式且紳公燂然對曰雖遠之也非謂其
事也也必好終自謂也亦門前也必謂其不謂也

